

卷九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輯, 明 范震、李文會 校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諭中原檄

宋濂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直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外固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議論

孔子廟堂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盥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安戶戶醋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



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龍興開元二十七年也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室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殿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薩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沿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同炬共之火即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

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今也雜真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

短喪馬融之黨附執家亦願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真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熙初張居程下顛倒彛倫莫此為甚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初佛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醋主人

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鑿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

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七出議

王禕

禮大戴禮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竊盜其為罪而見出宜也若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為五出於禮為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寬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寬也故有順乎人情之正寬嚴相適而制禮之意

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若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血心子惡疾矣而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貴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寬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寬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為中也或曰惡疾多言而或有是三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豈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祀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絕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共榮盛也是義之不得不絕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間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絕於人者也無子之絕世惡疾之不可與共榮盛二者其惡德之

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
六姪婦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疾無
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矣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
孽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並嫡家國之禍莫不由
茲苟因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啓爭奪之禍是家
國之大不幸也又况庶人有妻而無妾其為不幸也尤大夫
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固有以
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
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
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
之法今著於律矣為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
之於未然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為制禮之所不許

卽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子之當出其著
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禮律二者均為
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目胡獨於今而廢之
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
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
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
寡君不敏不能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
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綏命大夫以
下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染盛某也敢告
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綏命
是其進退之間從容孫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
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氏之家三世嘗

皇明文獻卷九 前五
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為難也然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徇私情暱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為不當去而欲減七出為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論

衡運論

胡翰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閑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既交為泰始至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

成爲恒既交為益乾再索得男而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為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為咸是為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鼎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陰毳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

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復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為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為治是為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為德義順

命之運陽隨於陰為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為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為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為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為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年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丑伯之衰而不能為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為秦為漢為晉為隋為唐為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焚焚天下之生欲望盡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

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廼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別定次于篇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子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

商周之取與具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竝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于滅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竝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土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畧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

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卽位汜水之上蕭王卽位鄆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紿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僞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瞽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彥博之議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備吾

屯紲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弘義示至公爲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暉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逢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

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尚賢論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自有其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之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冲而弘濟多難或召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

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與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闕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

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摺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
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
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為官擇人而臣無擇官
士患德不脩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脩而業
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眾庶者在問其能舍乎與
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乎天子之廷
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
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
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
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
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
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軟血聽

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
人以爲天下士也矜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太義於諸侯之上
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
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
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
士氣卑而上勢崇偃偃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
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
丈之緝鉤蠅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鯁鮒之屬耳吞舟之
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
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
風動而應之於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
之賢否官之得失所繫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繫也由君

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畧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夫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其行堅其見開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具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及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惟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矣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禹臯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

井牧

所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又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已飢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太賈周流天下貧家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在漢對著編戶之氓無立錫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分富

不均孰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婦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閑耳非有資於畝晦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申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比

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蔣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抹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

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其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執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

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
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
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
四百里鄉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畺
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
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井者四郊甸
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
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千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
是也鄉遂之地菜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
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
有牧以濟之所謂菜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

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
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
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
東南之要服也蔞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數辨京陵表淳鹵
數畺潯規堰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
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畺潯之患原隰
衍沃舉自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
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徃徃存於周官之
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
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
竝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
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

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
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閭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
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勞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
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
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
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
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
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
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漬乎成也非大有爲之
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
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節儉之敝
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

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然歸
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
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
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
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
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
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
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
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
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
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

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公也天下有如上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表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爲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執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益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不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慎習

天下之執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儉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

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敬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怨起於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旣極其習旣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

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伯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鮮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

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碑之戎
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
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狄之俗此豈
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
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
士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靈
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
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容之王肅
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為冠帶絕其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
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
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
仁義其為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民以均田

制賦以租庸調其為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
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効可謂盛矣故宋
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於漢
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
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
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
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
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
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
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
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
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

好為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况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執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悍况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榘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為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為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

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為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揉穴居野處雖蚊息蠕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墊毛食血飲雖鷲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臊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為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為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為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顛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

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未
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
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
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
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畝魚
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
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
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
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
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
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為
堯舜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黃帝也而

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皋陶後契以任之有伯夷后稷之屬
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
治帝何為哉天下同歸於德維維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
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
疇既錫彛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
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
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
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
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
王以為有光焉則君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
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
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

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
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
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
息者候之徵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
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
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
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
衰王降而為伯伯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驚其
私智異說倚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為諸子者亦病
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
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厲之弊
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為

有効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非之
日月潤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也
竅之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昆虫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
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
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為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
重之為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
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
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
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
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
固誅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
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為皇猶當為帝苟不為帝猶當為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迂論九首

王廉

禋于六宗

先儒言六宗者非一家或以為天地四方或以為祖宗四方或以為天皇帝及五帝或以為五官或以為四望或以為蜡之百物或以為天宗三地宗三或以為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以為卦之六子或以為三昭三穆肆為臆說互相駁黜終無一定之論遂使六宗之說不明惜哉按六

宗出于虞書周禮則無明文惟孔叢子以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榮祭星雩榮祭水旱為六宗孔安國因之王肅之說亦同朱子書說亦取焉三山楊信齋以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今從之必有深意但鄭玄註祭法改相近為禳祈又以六者皆以為祈禱之祭夫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乃是攝位告祭之禮安得禳祈之禮哉其說足以破之若以此祭為常祀則非也夫舜類于山川徧于羣神所以告攝位也告攝位于天地山川羣神足矣何必告于四時寒暑水旱哉先儒以家語為漢儒附會觀於此類信矣孔安國王子雍祖述其說故不足怪朱子取之何也楊信齋述祭禮一書足以為不刊之典既疑之復以為朱子取之必有深意又何也愚謂舜攝

位告祭類乎上帝及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矣惟不告祭於地祇意六宗謂地祇也蓋六爲地數宗尊也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說豈不正大耶周禮太宗伯王大封其先告后土大封猶且告后土攝位爲天子安得不告地也晉虞喜別論蓋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其總五爲一成六爲地數涉於鑿耳劉昭亦以爲喜說近得其實乎亦云昭以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其說似好謂帝能該日月星辰則可謂舉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則不可望于山川豈非地乎即如其說若重複矣但以地數六爲六宗自明何必穿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象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肯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得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踈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

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考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上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箕子則微子之立殷民戴周之德爲何如也今也不然殷民之叛無足恠也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焉吾於武王之克商也不憾其辭之傲而憾其不立箕子與微子之去而不求也抑武王聖人孔孟之所宗也小子何得而議之議其迹之見於書者耳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固以疑之然又惡知武王當時之立箕子而求微子矣而箕子微子知天命之在周固讓不居而後武王不得已而踐位焉後世亡其傳邪秦城載籍書傳於伏生出於孔壁則固後世不得而盡信之也盡信之吾於武王有憾焉

宗廟畧詳見通辯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

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陸適士
適士陸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
廟矣其子孫乃無為大夫者而為適士為官師先大夫所立
三廟今為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
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
子不祭故支子之為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
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為大夫者
不得立廟矣宗子為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
而祭設宗子為適士為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
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
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
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

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干祫今欲祭於曾祖將省
於君歟又宗子為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為大夫因之
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
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為大夫者所宜祭之
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為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
行之不同等也臆說若此俟知禮者正焉 又按曾子問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
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
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
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
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
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已是庶子不令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

當寄會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寄廟之說經無明文亦是崔氏臆見然庶子為大夫既不敢自立廟因宗子祭於宗子之家宗子為士所祭者祖與禰也會祖則無廟審如崔氏寄廟之說則當為庶子之為大夫者別立會祖廟矣其說似乎有理愚意以為庶子之大夫有事于會祖當就宗子為士之祖廟祭之猶省於君而祭高也但如此說大是平易寄廟之制似是而實非也 又按庶子為大夫不敢立廟而祭於宗子之家故疏曰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然則庶子為大夫不得立廟明矣按王制大夫三廟凡為大夫者則得立矣無嫌於適庶之分然宗子之三廟或不與庶子之為大夫者同行宗子所立之三廟自宗適之正派庶子之為大夫者其三廟乃小宗也而與宗子之正派不相同也要之庶子之為大夫者自得祭於其家小宗之三廟或因事告祭於宗子之家大宗之三廟者以宗為重故也設或宗子之三廟其分皆卑於庶子但用宗子為祭之主而告祭之更不論其分之尊卑惟以重宗為事歟予前說省於君而祭會與就宗子之祖廟祭之其說與此不同姑兩存之以俟知禮者擇焉

孔子墮三都

當定公時三家專政又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為大司寇與之並立于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已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

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
宰而三家無間十四年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
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
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爲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使其
自墮三都則三家之強也爲何如哉公室之弱也爲何如哉
孔子畏其強而弱魯也必有以沮之矣夫三家饋陪臣之禮
其私邑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室使已
而墮之也苟爲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
惡能以司寇之權而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
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爲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
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爲三家謀爲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
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有二
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爲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
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
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爲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
矣朱子以爲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於挾公則魯
微矣有甚於受女樂而怠於政事者受女樂怠於政事他日
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於
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
子之弱已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爲已弱孰若使公室
之強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
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爲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
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爲輕也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

臣十得其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帥師謀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為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左氏以孟孫聽公歛處父之謀而不墮成故公自圍之容或有之其曰費人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使誠有之孔子之謀信亦疏矣孔子之舉信亦危矣殊不知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之時按史記乃定公九年在孔子為中都宰之前經不書費叛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以公義一舉墮費無叛事如左氏所云朱子友以史記為妄而信左氏遂以墮三都為非孔子之謀而為三家自墮之論是年孔子為大司寇方用事於魯惡得欲赴費人之召且費叛而孔子乃欲舍魯之睡背季氏而去豈人情哉九年孔子未仕歎道未行故有與周之念而欲赴費然知其人終不可化而卒不往亦味桴浮海之意今已見用而其化及於季氏矣使於是時費果叛孔子欲赴之何哉由是觀之費叛在九年審矣左氏之妄又無疑矣時千載之下雖朱子之考覈精詳猶為左氏所惑况他人乎蘇子以晏嬰為國以禮之事方之蓋亦惑於左氏者也予反覆推究其情直據經史而以理折之如此專經之士幸勿斥其妄而去取之幸甚

鄆謹龜陰田

詳見左傳鈞玄

左氏以鄆謹龜陰田為汶陽之田其後司馬遷杜預及諸家

皆以爲然不知汶陽乃齊地鄆讎龜陰爲魯田與汶陽不相
于也朱子辯之詳矣但朱子以鄆讎龜陰田之來歸者於吾
聖人無與焉又曰借如彼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殆非人
情愚則未安其說公會齊侯于祝其孔立相乃其實事齊人
來歸鄆讎龜陰田亦是實事左氏言萊人以兵劫魯侯雖不
可信然孔子使茲無還請田又却齊享不可謂皆妄也其後
來歸鄆讎龜陰田豈可謂不與吾聖人之事乎當時實有其
事春秋惡得而不書之書之爲魯也非自以爲功也且有其
實而避嫌不書孔子自處則善矣其如魯史何避嫌之事賢
者且不爲况聖人乎愚則曰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實吾聖
人之功但左氏以三邑爲汶陽田則非也

魯鄆易田

按許田乃許國也今許州許昌縣是也許乃周公朝宿之邑
魯舊封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也許非許田也
許田非許也隱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遂入許曰公
會主謀者公也許田則固名爲魯之田矣魯但不遽有之耳
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鄭始得之初不聞以祊而易之也祊
在沂州琅琊縣在魯近地安得爲鄭人湯沐之邑必魯之近
地而失於春秋之前歟但經不書其失於何時鄭之有祊又
不知得於何日祊爲魯地爲鄭所侵今欲結魯之援故歸於
我書歸足矣又繼之曰我入祊欲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
而入耳初又不聞以祊而易許田也考之鄭得許田之由既
如彼稽之祊入於魯之故又如此不知左氏何所本而妄生
易田之說也

金滕非古書

予讀書至金滕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滕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禱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用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面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爲不知命矣且滋後世刳股醮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

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旣曰周公別爲壇禱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金滕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爲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滕之匱卽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滕之匱至今乃啓之耶卽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舊傳今文古文皆有蔡氏又能曲爲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旣久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於心未始不致疑也故疏于篇以俟知者

周六服朝見

詳見三禮纂要

按大行人六服朝見以數見者為親也如九州之外謂之蕃服世一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以其夷狄疏之也周時以洛為邦畿邦畿方千里其外各以五百里分九服一方五百里者九四千五百里也以二方對計之并邦畿千里通萬里也今姑以二方論之周公封於魯魯去王畿千有餘里在甸服二歲一見召公封於燕燕去王畿二千餘里在采服衛服之間或三歲四歲一見以周召元臣乃在外服似若疏之者何耶設如先儒以鳥道計之縱魯在侯甸之間而燕尚在甸界之服若以禹服計之魯在甸服燕遠在荒服矣殊未喻也由是觀之周禮為未行之書信矣

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宋徽欽時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大王嘗避狄人之逼王子又嘗以對滕君矣夫太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猶許之况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幹離不染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處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自綱處知常

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莫若從太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
出幸之事命康王爲元帥李綱爲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
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卽有不虞亦無
北遷之禍顧乃爲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

養生論

梁寅

人之生也參天地而爲三其身亦一天地而小者也天地之
大而不能不終也則人之賦形天地之間者其必有終心宜
矣然其生也旣異於物則亦久於物者也故人之壽至於百
歲其大限然也善養生者或過乎百歲其不善養生者皆自促
其生也善養之矣而亦或早終則其生氣之受有不及者也
而謂人之爲仙其壽可數百千歲者吾旣未之見則固未之
信也夫天之生物者其性也其燭而爲日月爲列宿嘘而爲

風濡而爲雨露凝而爲雪霰爲霜雪怒而爲雷電蒙而爲雲
霧是皆其情也人之得天之生理者其性也其適意而喜不
適意而怒中不忍而哀中無主而懼見所美而愛見所美而
惡求其所願而欲是亦其情也夫情也者貴合於中而不可
以過天之情過則爲水旱饑饉疫癘凶札斯天之失其常者
矣人之情過則爲淫邪放恣暴虐昏謬斯亦人之失其常者
矣聖人者天下之主也故純德以合天而天道以順君子者
或未能善天下而能善其身故脩德以俟天而吾身以安衆
養生者大槩先於治七情舍夫七情而復有神秘之術者吾
不知也聖賢之學所以脩其身者亦莫先於治七情是聖賢
之學卽養生之術也或曰山澤之士屏華違紛居閭處幽寂

冥冥慮優游無為得以治夫七情而全其天性固為善矣其
出而事君理民者將欲勵其忠貞極其勲名則操而非靜勞
而非逸或至於耗其精而竭其神則生奚以養曰所謂養生
者唯視其當為者為之爾固非悖乎天以私其身也苟能循
乎中適乎義雖不幸而隕其軀其天也亦壽也不循乎中不
適乎義雖幸而全其軀其壽也亦夭也故治夫七情者奚窮
達之異七情既治可以養德可以養智可以養生養德而身
脩養智而官理養生而壽固斯一舉而三得者也故凡有官
守者知吾身之疾唯在於多欲必屏其欲以瘳其疾明夫三
德三行者其六脉之和也稽經史務學問諸方之良也古之
賢者以為則不賢以為監五藥之善也至於車馬聲色服飾
器玩凡其可羨可嗜者感日物之毒者也固宜一切忌之矣吾
身之疾既瘳然後於喜怒哀樂愛惡欲一循夫理而不至於
過中焉是於疾去之後慎而又慎曰養之以梁肉而助乎吾
身之元氣也如是則上能佐君以永享天祿下能導民以躋
于仁壽而已亦獲福考終矣孰謂養生之術非達者之宜乎
聖賢之學所以可貴者此也

物初論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
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冲漠無始一氣
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于時萬
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
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
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

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
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未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
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鼈身橫飛鳥兩足
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
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
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爲六陰
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爲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
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歛
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
屏息天地無有斯爲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

初論

卞和論

唐肅

卞和以獻璞而刑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王楚乎不
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刑爲剖而無玉刑未晚也故曰非和
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刑和自取者也非不信者罪也和之
不剖而獻欲章其識也卽受而剖焉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勿
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以文章
小技自衒而不售者其和之徒歟

分野論

蘇伯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
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
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
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
乃爲始詳密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觿參之分野

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氏趙爲昂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
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爲
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
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
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
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
心宋景讓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
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善古有
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一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
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
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旣莫能詳而鄭氏
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其有其書而旣

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
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一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
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
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踈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
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
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
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
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
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
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
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
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

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

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東洋美術研究所藏





